

戲劇與人生

曹日昌

陳信元
張堂錡 策劃
朱棟霖 著

文史哲出版社

朱棟霖著

中國現代文學
名家傳記叢書

戲劇與人生——曹禺

陳信元
張堂錡
策劃

文史哲出版社
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戲劇與人生：曹禺 / 朱棟霖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 90
面：公分. -- (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；3)
參考書目：面
ISBN 957-549-341-9(平裝)

1. 曹禺 (萬家寶 1910-1996) - 傳記 2. 中國文學 - 傳記

782.886

90000226

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

陳信元·張堂錡策劃

③

戲劇與人生：曹禺

著 者：朱 棟 霖
出 版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登 記 證 字 號：行 政 院 新 聞 局 版 臺 業 字 五 三 三 七 號
發 行 人：彭 正 雄
發 行 所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印 刷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六一八〇一七五
電話 886-2-23511028 · 傳真 886-2-23965656

實價新臺幣一四〇元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二 月 初 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549-341-9

書系緣起

陳信元
張堂錡

法國詩人兼批評家聖伯甫 (Sainte Beuve, 1803-1860) 曾說：「在批評學上，我覺得使人讀之生快感而增見聞的，最好是替偉大的作家生動而詳實的傳記。……鑽入作家的身心、懷抱，用各種方式使其活動，並觀察他的時代、習慣及生活，這樣，才算得上是個真正的批評家。」也就是說，一個批評家如果不能進入作家的心靈世界，與作家進行一種心領神會的交流，感知其情意，認知其思想，同時對其所處時代、社會、環境種種有深刻的理解，則很難能對作品有剖析精闢的評論。因此，要理解作品，應該先了解作家，而文學傳記正是我們理解作家的重要門徑之一。一部傑出的傳記，理應是融合了作家論、作品論、歷史論、鑑賞論、批評論、創作論等多種功能、技巧或條件於一身的產物。

一個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，應該是傳主的真正知己，能把傳主的整个人格呈現出來；一部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，除了文字引人入勝外，更要使傳記中人栩栩如生，散

發出動人的力量，透射出豐富的智慧。這除了要靠資料搜羅求其完備的真實性講究之外，善於運用文學技巧進行剪裁、安排、刻劃的藝術性追求，也是不可或缺的基
本條件。如果能找到許多位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家，寫出一部部兼具可讀性、史料性、藝術性的傳記文學作品，我們相信對文學研究的深化、作品的廣為流傳，甚至於創作經驗的傳承、熱情的點燃，都將會是極具正面性的嘗試與貢獻。

這是我們的心願，也是我們長期關懷文學發展的理想追求。如今，這個心願與理想，透過《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傳記叢書》的企劃推出，得到了彌足珍貴的落實。說「彌足珍貴」是真的，學術作品的出版一向不受主流市場的青睞，作家傳記雖然已較通俗可讀，但和那些政治人物、影劇明星內幕八卦的「傳記」轟動上市、旋即再版的「盛況」相比，文學作家傳記確實是有些寂寞，何況相關作家的傳記在市面上已有許多不同版本在流傳，我們能推出這套叢書，若不是文史哲出版社社長彭正雄先生不計成本的支持，以及對這套叢書的內容品質，撰稿群的學養功力深具信心，這個心願是很難達成的。

打開中國現代文學史，魯迅、巴金、郁達夫、曹禺、冰心、朱自清、錢鍾書、林語堂等一連串的名家，他們的人生際遇、生命抉擇、生活型態、創作追求，構築

起一座座豐盈、迷人的心靈園林，讓後人流連；他們在時代變動中所發出的光與熱、情與意，也同樣令後人仰望、懷想。他們以自己的生命、作品、藝術理想，為逝去的二十世紀刻鏤下最深刻、也最華麗的印記。他們的傳記，既是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縮影，也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曲折呈現。認識這些作家，不僅認識了文學，也認識了現代中國，認識了自己。

這些現代文學名家的傳記，在撰稿者秉持設身處地、還原情境、正視後果、多面探掘等原則，並採宏觀與微觀兼具、大歷史與小歷史並重的寫作態度，篇幅不求其厚長，內容卻力求其豐實生動，人物刻劃力求其準確有度的要求下，如今已呈現在讀者的面前。我們澆灌現代文學園圃的用心深意，看來已有了纍纍碩實的成果。

值此世紀回眸之際，我們祈盼新世紀的作家身影不再寂寞，文學可以迎回另一個世紀的璀璨風華。從這個角度看，這套叢書，既是回顧，也是前瞻；既是總結，也是一個好的開始了。

感謝所有的撰稿者，以及為這套書奉獻過心力的朋友。

二〇〇一年元月序於臺北

戲劇與人生——曹禺

目次

書系緣起	一
第一章 童年的故事	七
第二章 少年郎粉墨登場	一七
第三章 愛情與戲劇	三一
第四章 一鳴驚人寫《雷雨》	四五
第五章 黑夜裡企盼「日出」	六三
第六章 到「原野」中探索	八一
第七章 新的情緣與《北京人》	九一
第八章 走向世界的曹禺	一〇七

第一章 童年的故事

藝術家的童年往往是不尋常的。曹禺的童年也有令人尋味的故事。

那是一九一〇年，天津海河的波濤猛烈地拍擊著兩岸的堤壩，雖說剛過中秋節，但岸邊穿長衫馬褂、拖長辮子的人已覺秋意甚深，涼氣襲人。從老龍頭火車站過一陣就傳來「突突」的火車鳴響，在天津衛的一方是矗立著一些西式樓房的洋埠租界，那大片的中式平房裡的人們則還點著油燈沒用上「洋火」（火柴）呢。這天晚上，城區小白樓附近的萬公館已是一片燈光耀眼，喜氣洋洋。原來老爺萬德尊新添貴子，那疾促清亮的嬰兒啼哭聲，萬德尊聽來無異是最美好動聽的樂曲，光宗耀祖的希望。那是這一年的九月二十四日，農曆八月二十一日。小孩被取名萬家寶，小名添甲。

他，就是日後馳名中國劇壇的曹禺。

可惜，家寶生下剛三天，他的母親便因產褥熱病故。臨終前，薛夫人從昏迷中醒來，虛汗淋漓地抱起襁褓中的嬰兒，又把孩子交給胞妹薛泳南：「我是不行了。添甲就托付給你了，

你可要代我照顧好啊！……」話未說完，便咽氣了。萬德尊後來將薛泳南續弦爲妻，她就是把家寶撫育長大的母親。

萬家寶的童年時代正值萬公館鼎盛時期。萬德尊先是任清直隸衛隊標統，民國後，割去辮子，穿上新式黃呢軍服，他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，任過大總統黎元洪的秘書，出入總統府，還一度被派到宣化任鎮守使，相當於一個師長。萬公館可謂興旺鼎盛，父親視聰明的小家寶爲掌中至寶。有一年雙十節，萬德尊帶小家寶去黎元洪總統花園中南海遊覽，黎元洪一時興起，出上聯「海豹」，要小家寶對下聯，家寶答道：「水獺」。黎元洪直誇天資聰穎，取下懷中金錶贈給他。家寶住的是小洋樓，家境是優裕的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家寶在家中尤其受到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照料，母親還常常帶他去看戲，買了家寶喜歡的盜觀音、盜馬，在他生日時送他玩……

但是，萬家寶的童年是苦悶的。他後來回憶他的父親與家庭時說：儘管我的父親很喜歡我，但我不喜歡我的家。這個家庭的氣氛是十分沉悶的，很整扭。我父親畢竟是個軍人出身的官僚，他的脾氣很壞。有一段時間我很怕他。他對我哥哥很凶很凶，動不動就發火。我總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飯。他常常在飯桌上就訓斥起子弟來。我父親這個人自命清高，「望子成龍」的思想很重。可是，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來。哥哥三十多歲就死去了，到現在我還

不大明了他。他們父子兩個仇恨很深很深。父親總是挑剔他。其實，我們都是一個父親，只不過不同母親罷了。但是，哥哥恨透了父親。家中空氣是非常不調和。我父親四十歲就賦閒了。從早到晚，父親和母親在一起抽鴉片煙。到我上了中學，每天早晨去學校，下午四點回家時，父親和母親還在睡覺，傍晚才起來。每次我回到家裡，整個樓房沒有一點動靜，其實家裡人並不少，一個廚師，一個幫廚，一個拉洋車的，還有佣人和保姆。但是，整個家沉靜得像墳墓，十分可怕。我還記得，我的父親常常在吃飯時罵廚師。有時，他一看菜不滿意就把廚師喊來罵一遍。有時，也不曉得爲什麼要罵人。我母親說他，他就更抑制不住，大發脾氣。真是個沉悶的家庭啊！

生活在如此沉悶得令人窒息的家庭裡，小家寶的心情怎能不苦悶？

令童年的家寶內心痛苦的，還有另一件事。他發現自己的生母早就去世，他失去生母的撫愛！

那是家寶的奶媽劉氏捅出去的。家寶出生後便沒有奶吃，老爺就將隨身馬弁劉門君的妻子作了家寶的奶媽。這樣的奶媽在主人家的地位當然特殊些，就像《紅樓夢》中賈寶玉的奶媽那樣有時竟會在主人面前使起性拿起架子來。有一次，大約是劉媽又向薛夫人索要什麼錢物，薛夫人沒有答應，劉媽就吵鬧起來。她懷恨在心，伺機報復。當天晚上，劉媽就把小家

寶拉到身邊，悄悄地對他說：「你知道你的親媽？她早死了。這個媽不是你的親生母親，你的親媽生你三天就病死了。」這不幸的消息猶如晴天霹靂、五雷轟頂，家寶一下子感到痛苦不堪。他想像著自己的生母是怎麼模樣，如果現在還在該又對自己多麼疼愛。雖然父親喜歡他，繼母疼愛他，家裡上下都依從他，但是這些疼愛都令家寶感到缺少了溫暖，缺少心貼心的關懷與撫愛，都不能化爲雨露滋潤他幼小的心靈。家寶是個早熟的孩子，內向的情感型的心理，內心纖細而敏感。從此，生母的死在他的童年心靈上刻下了無法彌補的創痕，他深深地孤獨苦悶著。這種情感一直盤踞著他的心靈。直到幾十年後，他自己已是垂垂老人，一提起他生下三天生母便去世的事，他就會難過起來：「我從小失去了自己的母親，心靈上是十分孤單而寂寞的」。

家庭是這樣一個家庭，個人的心靈又十分孤獨，曹禺童年的苦悶真是很深很深。

他就躲進自己房間裡去看書，好在家裡樓上樓下八間房，總有屬於他自己的的一方天地。知識，給他拉開了心靈的視野，充實了他的精神生活，也給他播下了探索人生苦悶的種子。

家寶已是六歲，到是該讀書的年齡。那時已經有洋學堂，也有私塾。但萬德尊還是相信把先生請到家裡來教。這是過去達官貴人、鄉紳人家的通例，他們的子弟不到外面去同一群野孩子一起念私塾，而是在家設西席授教。

父親的書房裡有的是書。趁父母抽鴉片不注意當兒，家寶經常帶著好奇溜進父親書房，取出很多的閒書、雜書。他的父親雖任武官，但本性上更趨文人化，喜好吟詩作對，舞文弄墨，各種文學書籍堆放了一屋子。他就把這些書帶回自己房裡去讀，他讀了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聊齋》、《鏡花緣》等。他從戲中知道諸葛亮、曹操、劉、關、張、周瑜，孔明借箭、群英會、三氣周瑜，而今讀了書，一對照更加愛不釋手。《水滸》中的英雄仗義，逼上梁山，他喜歡魯智深、李逵、武松，個個都是錚錚鐵漢抱打不平、疾惡如仇，他更恨貪官污吏，心更貼近貧窮百姓。《聊齋》裡的狐鬼個個有人性，形象斐然，令這位置有點羅曼蒂克的少爺想入非非，藝術幻想的翅膀更加自由翱翔了。他與文學結下了深深的姻緣。他更愛讀《紅樓夢》。寶玉與黛玉一見如故，沁芳橋畔讀《西廂記》互通款曲，使家寶也急著想去讀《西廂記》。寶玉挨打令人傷心，也想起自己有個嚴厲易發怒的父親，而黛玉葬花自怨自嗟寄人籬下、無人關心的孤獨之苦，也使家寶想起自身無生母之孤獨。他不禁暗暗傷心起來。有一次，他正讀到葬花這一段傷心出神，萬德尊突然走進來，嚇了家寶一跳，還沒來得及把書藏起來，只聽父親說：「《紅樓夢》是本好書，你將來大了會看得懂得。」其實家寶早就一心扎進書裡去了。繼母也愛《紅樓夢》。父母過足煙隱，閒情逸然，就把家寶叫來煙榻前，聽他們背誦古詩詞，家寶也跟著背。父親喜歡歐陽修《秋聲賦》，而繼母則

操著湖北口音把黛玉〈葬花詞〉背得滾瓜爛熟：「……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」。母親的聲音似乎帶點哭泣了。〈葬花詞〉的淒涼孤苦情味也感染了家寶。雖然「少年不識愁滋味」，但是他就是這樣的承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。他對古典詩詞的領會更深了。這使他日後寫戲，寫《北京人》、寫《家》，都在追求一種中國美學的意境。

母親是個戲迷。舊時代，中上層人家的女性日常主要事情就是兩件：看戲和打牌。母親經常帶家寶出去看戲。什麼戲她都愛看，京戲，昆腔，評戲，河北梆子，京韻大鼓，還有文明戲。才三歲，母親就抱著家寶坐在戲園子的雅座上，看戲了。稍大些，他就能站在凳子上看，以後就坐在位子上看了。那時候的戲園子是很熱鬧的，小孩子進去了，決不會感到單調乏味。人是熙熙攘攘，出出進進，有賣糖的，賣水果的，賣豆的，用光頭頂著一個大木盤子在人群中穿著走；茶房將長嘴的黃銅水壺從老遠伸過來給你添斟，滾燙的開水在空中劃出一道白線，決不會燙洒了你一丁點，那技藝也著實令人叫絕；還有那甩手巾把的，不時將一塊熱乎乎的毛巾送在你手邊；讓你感到這裡什麼享受都有，挺舒心的。開戲了，一陣鑼鼓響，武生上場，亮相，開打；大花臉也上場了，那氣勢真是威武雄壯，一聲拖腔，聲震屋宇，滿堂喝彩。俊俏的旦角，風流的小生，在台上卿卿我我，那俊書生往往是呆的，並不懂得小姐眼角眉梢的

情意，惹得丫環著急了不得，直到好事將成，又發生波折，老旦要出來干涉，小丑要出來破壞，從中作梗。母親是又感嘆又流淚，家寶是又興奮又著急。這樣的常常從午飯後進戲園子，直到掌燈時返回家中。年復一年，家寶看了很多戲，他看的戲也許比讀的書還要多。那時候天津已是個大碼頭，各派名角無不要到天津勸業場、張園獻藝。譚鑫培、劉鴻聲、龔雲甫、陳德霖、楊小樓、余叔岩的戲，他都看過。京劇，自從乾隆七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，一時倍受歡迎，壓倒昆腔，昆腔自明代興起以來，也有三、四百年歷史，但因曲詞高雅，只是面向士大夫，終於不受大眾歡迎。京劇則比較通俗。經過程長庚等前輩藝術家的努力，至清同治、光緒年間由於皇家賞識進一步繁榮興盛，著名的「同光十三絕」就產生於那時。著名老生譚鑫培一改傳統的老生唱腔，揉合進旦角等唱法，使譚派老生唱腔更悲涼沉鬱、悠揚婉轉，他的「雲遮月」嗓音行腔更具韻味，抒情性很強。譚鑫培生角扮相亦形神畢肖，演孔明有儒家氣派，扮黃忠頗具老將風度。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部電影，就是拍攝的譚鑫培的京劇《定軍山》。民國初年，譚鑫培已是七十高齡，但他所扮演的《李陵碑》中楊繼業的形象和「雲遮月」的唱腔給家寶留下深深的印象。譚鑫培後因被軍閥逼迫唱堂會，鬱憤而死。繼母爲此好一段時間惋惜不已。劉鴻聲是繼譚鑫培之後又一名老生，他在《四郎探母》中扮演楊延輝，唱工單絕，儘管劉鴻聲不善做工，但他的唱就能把人物的內心感情傳達出來。到二十

年代，劉鴻聲也漸受冷落。據說有一次開演前，劉鴻聲揭開幕布往台下一看，只有稀稀落落很少的幾位觀眾，這位一代名伶坐在戲箱上長嘆一聲，氣絕而亡。後來，劇作家田漢還以此為題材寫過話劇《名優之死》。當時，劉鴻聲的演唱也給家寶留下美好印象，剛柔相濟，蒼勁蘊藉。龔之甫《釣金龜》，一聲倒板「叫張義我的兒」必換來一個滿堂彩。家寶看楊小樓的戲最多。楊小樓嗓音宏亮雄健，他演《別姬》中的霸王，一聲吆喝，真是聲震梁宇，三日不絕，把觀眾都震住了。楊小樓曾多次與梅蘭芳同台演這出戲，單那眼神就把演虞姬的梅蘭芳勾住，可謂珠聯璧合。楊小樓人稱「活天霸」，黃天霸武藝高強，狡猾凶狠又忠於朝廷，楊小樓的扮演真是「霸氣」十足，十分威武，又把這副奴才相演得活靈活現。家寶看的「三國」戲很多，幾乎所有曹操的戲，他都看過。凡「三國」戲，最主要的是兩個人物：曹操與孔明，其次是周瑜。譚、劉都以演孔明出名了。而演曹操的，也都各有千秋，這是一個被許多名角演活的角色。還有昆曲，他看過韓世昌的《林冲夜奔》。韓世昌是北昆名角，雖然那時昆曲觀眾已日見其少，但韓世昌的表演卻絲毫不弱。昆曲被稱為「百戲之祖」，唱腔、表演都經精雕細刻，反覆琢磨，保留在舞台上的折子戲，折折都是精品。北昆《夜奔》源於李開元《寶劍記》，這出戲有唱段，有大段念白，而配合這唱與念，是繁複細緻的做工。這是一出單角戲，只有林冲一人在台上。韓世昌在四十分鐘裡，把一個「逃秦寇，好叫俺有國難